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419/13-14號文件

(此份逐字紀錄本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LC Paper No. CB(2)419/13-14

(This verbatim record has been seen by the Administration)

2013年11月8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舉行的
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逐字紀錄本
Verbatim Transcript of the Special House Committee
Meeting on Friday, 8 November 2013, from 2:30 pm to 4:30 pm

檔號Ref : CB2/H/5

出席委員 Members present:

梁君彥議員, GBS, JP

(內務委員會主席)

湯家驊議員, SC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

何俊仁議員

李卓人議員

涂謹申議員

陳鑑林議員, SBS, JP

梁耀忠議員

劉慧卿議員, JP

譚耀宗議員, GBS, JP

石禮謙議員, GBS, JP

張宇人議員, SBS, JP

馮檢基議員, SBS, JP

方剛議員, SBS, JP

王國興議員, BBS, MH

李國麟議員, SBS, JP, PhD, RN

林健鋒議員, GBS, JP

黃定光議員, SBS, JP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JP

陳克勤議員, JP

陳健波議員, BBS, JP

Hon Andrew LEUNG Kwan-yuen, GBS, JP

(Chairman)

Hon Ronny TONG Ka-wah, SC

(Deputy Chairman)

Hon Albert HO Chun-yan

Hon LEE Cheuk-yan

Hon James TO Kun-sun

Hon CHAN Kam-lam, SBS, JP

Hon LEUNG Yiu-chung

Hon Emily LAU Wai-hing, JP

Hon TAM Yiu-chung, GBS, JP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GBS, JP

Hon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Hon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Hon Vincent FANG Kang, SBS, JP

Hon WONG Kwok-hing, BBS, MH

Prof Hon Joseph LEE Kok-long, SBS, JP, PhD, RN

Hon Jeffrey LAM Kin-fung, GBS, JP

Hon WONG Ting-kwong, SBS, JP

Hon Cyd HO Sau-lan

Hon Starry LEE Wai-king, JP

Hon CHAN Hak-kan, JP

Hon CHAN Kin-por, BBS, JP

梁美芬議員, SBS, JP
張國柱議員
黃國健議員, BBS
葉國謙議員,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GBS, JP
謝偉俊議員, JP
梁家傑議員, SC
梁國雄議員
陳偉業議員
黃毓民議員
毛孟靜議員
田北辰議員, BBS, JP
田北俊議員, GBS, JP
吳亮星議員, SBS, JP
何俊賢議員
易志明議員
胡志偉議員, MH
姚思榮議員
范國威議員
馬逢國議員, SBS, JP
莫乃光議員
陳志全議員
陳恒鑾議員
陳家洛議員
陳婉嫻議員, SBS, JP
梁志祥議員, BBS, MH, JP
梁繼昌議員
麥美娟議員, JP
郭家麒議員
郭偉強議員
郭榮鏗議員
張華峰議員, JP
張超雄議員
黃碧雲議員
葉建源議員
葛珮帆議員, JP
廖長江議員, JP
潘兆平議員, BBS, MH
鄧家彪議員
蔣麗芸議員, JP

Dr Hon Priscilla LEUNG Mei-fun, SBS, JP
Hon CHEUNG Kwok-che
Hon WONG Kwok-kin, BBS
Hon IP Kwok-him, GBS, JP
Hon Mrs Regina IP LAU Suk-ye, GBS, JP
Hon Paul TSE Wai-chun, JP
Hon Alan LEONG Kah-kit, SC
Hon LEUNG Kwok-hung
Hon Albert CHAN Wai-yip
Hon WONG Yuk-man
Hon Claudia MO
Hon Michael TIEN Puk-sun, BBS, JP
Hon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Hon NG Leung-sing, SBS, JP
Hon Steven HO Chun-yin
Hon Frankie YICK Chi-ming
Hon WU Chi-wai, MH
Hon YIU Si-wing
Hon Gary FAN Kwok-wai
Hon MA Fung-kwok, SBS, JP
Hon Charles Peter MOK
Hon CHAN Chi-chuen
Hon CHAN Han-pan
Dr Hon Kenneth CHAN Ka-lok
Hon CHAN Yuen-han, SBS, JP
Hon LEUNG Che-cheung, BBS, MH, JP
Hon Kenneth LEUNG
Hon Alice MAK Mei-kuen, JP
Dr Hon KWOK Ka-ki
Hon KWOK Wai-keung
Hon Dennis KWOK
Hon Christopher CHEUNG Wah-fung, JP
Dr Hon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Dr Hon Helena WONG Pik-wan
Hon IP Kin-yuen
Dr Hon Elizabeth QUAT, JP
Hon Martin LIAO Cheung-kong, JP
Hon POON Siu-ping, BBS, MH
Hon TANG Ka-piu
Dr Hon CHIANG Lai-wan, JP

盧偉國議員, BBS, MH, JP
鍾國斌議員
鍾樹根議員, BBS, MH, JP
謝偉銓議員

Ir Dr Hon LO Wai-kwok, BBS, MH, JP
Hon CHUNG Kwok-pan
Hon Christopher CHUNG Shu-kun, BBS, MH, JP
Hon Tony TSE Wai-chuen

缺席委員 Members absent:

劉皇發議員, 大紫荊勳賢, GBS, JP
林大輝議員, SBS, JP
梁家騮議員
單仲偕議員, SBS, JP

Dr Hon LAU Wong-fat, GBM, GBS, JP
Dr Hon LAM Tai-fai, SBS, JP
Dr Hon LEUNG Ka-lau
Hon SIN Chung-kai, SBS, JP

列席秘書 Clerk in attendance:

戴燕萍小姐
內務委員會秘書

Miss Flora TAI
Clerk to the House Committee

出席公職人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林鄭月娥女士, GBS, JP
政務司司長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GBS, JP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張建宗先生, GBS, 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Mr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黎棟國先生, SBS, IDSM, JP
保安局局長

Mr LAI Tung-kwok, SBS,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吳克儉先生, SBS, JP
教育局局長

Mr Eddie NG Hak-kim, S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聶德權先生, JP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專員(特別職務)

Mr Patrick NIP Tak-kuen, JP
Director (Special Duties),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s Office

列席職員 Staff in attendance:

馬耀添先生, JP
法律顧問

Mr Jimmy MA, JP
Legal Adviser

余蕙文女士
總議會秘書(2)6

Ms Amy YU
Chief Council Secretary (2)6

陳永賢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2)2

Mr Jove CHAN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2)2

蘇淑筠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2)6

Miss Josephine SO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2)6

吳穎瑜小姐
研究主任7

Miss Tiffany NG
Research Officer 7

譚桂玲小姐
議會秘書(2)6

Miss Jasmine TAM
Council Secretary (2)6

張慧敏女士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2)3

Ms Anna CHEUNG
Senior Legislative Assistant (2)3

簡俊豪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2)7

Mr Arthur KAN
Legislative Assistant (2)7

主席：在邀請政府代表進入會議室之前，我提醒同事，內務委員會這次特別會議為時兩小時，將於下午4時半結束，然後內務委員會例會會在特別會議結束後隨即舉行。

請同事邀請政府當局的代表進入會議室。我亦提醒同事，有意發問的議員應按下"要求發言"按鈕。在決定議員的提問次序方面，我會參考議員在先前的特別會議上的提問次數、議員按下"要求發言"按鈕的先後次序和議員的政治黨派。我亦希望同事的提問盡量精簡，建議每次發問及作答的時間以5分鐘為限。

我亦提醒議員，一如過往，今次特別會議的會議過程將會予以逐字記錄。

歡迎政務司司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先生、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及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專員聶德權先生。

有關的文件已發給同事，是關於人口政策的諮詢文件等，很高興司長和各位局長能夠出席。我把時間交給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

大家都知道，在這一屆政府，政務司司長要負責統籌和協調兩大範疇的工作，分別是扶貧工作和人口政策的工作。

扶貧工作方面，自從我在9月28日的扶貧委員會高峰會公布了"貧窮線"後，亦很高興能夠在10月29日到內務委員會轄下的扶貧小組委員會交代，以及接受議員的提問。今日再次來到內務委員會，主要是向各位交代，由我擔任主席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在10月24日發表了一份諮詢文件，就一系列的人口議題邀請大家發表意見，並同時開展為期4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

諮詢文件推出至今，已經有兩個星期，我們一直都有密切留意意外間的反應和評論。在今日的開場白內，我不打算重複我們已經提交文件的內容，只想因應外界提到的一些意見或一些評論作簡單回應。

首先，有意見認為，這一份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題為《集思港益》的文件好像是一份經濟的文件，以經濟為主導。我在這裏可以很清楚地向大家說，這並不是一份經濟文件，而事實上，我們同時兼顧社會發展的需要，這一點可以從我們今次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同意了的人口政策目標方面看得到。

至於人口政策的目標，我們今次定位為"發展及培育人才，使香港的人口可以持續地配合和推動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社會經濟發展，創設共融和有凝聚力的社會，使到人盡其才，讓市民和家庭都享有優質的生活。"所以，顧名思義，大家都看到它並不單單是一份為經濟而服務的政策文件。

其次，我們又聽到有人認為這份文件是為輸入勞工鋪路，亦引起本會一些勞工界議員的焦慮和關注。我在這裏亦再次表明，這份文件並不是為輸入勞工鋪路，但當我們談到香港的人口和香港的勞動力，是否足以支持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在已經證明不足夠或是有所欠缺時，我們覺得不應該迴避這個問題，所以作為一份比較全面的諮詢文件，我們亦有探討，就增加香港的人力資源而言，在甚麼情況下應該怎樣做。

第三方面，亦有評論認為這份文件好像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有這個觀感，我認為可能是由於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今次的人口政策範疇這麼廣泛，委員會(包括委員會內的官方成員和11位非官方成員)選擇了不會重複在政府內部或政府的委員會正進行的其他研究議題，例如有關房屋問題由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進行；有關退休的問題，這當然與一個老齡化的社會息息相關，已經由在扶貧委員會下設的社會保障及退休保障專責小組所委託的一支專業研究團隊進行研究；有關經濟多元化的課題，由行政長官自己主持的經濟發展委員會正進行討論和研究；人口老齡化帶來公共財政的壓力由庫務科下設一個長遠財政計劃的工作小組，按着財政司司長的要求進行研究。當然，老齡化帶來的醫療及福利規劃的問題，都在相關政策局內進行探討及研究。

接着我想談談，為何上兩屆政府都有人口政策的報告書，現在還要重新檢視人口政策，以及進行公眾參與呢？大家都知道，其實人口政策關乎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發展，我們人口的多少，以及人口的組成，會直接影響香港的長遠競爭力，所以和我們的未來發展息息相關。但是一個這麼重要的課題，似乎在社會上未能夠作充分討論，亦令社會尚未充分意識到其重要性。某程度上，因為上兩屆政府的人口政策的研究，都全部是內部的研究，兩份報告書的發表亦沒有民間的直接參與，所以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在本屆政府成立了之後的很短時間內，同意應該為人口政策的討論進行公眾參與的工作。

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發表人口政策這份諮詢文件的時候，主動說過我們覺得不適宜為香港的人口設上限，這個正正是考慮到要保持香港的競爭力，以及應付人口老化等的考慮，是不適宜設這個上限的。因為持續的人口及勞動力的增長，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大家都一定掌握到，在過去20年，香港的經濟平均每年都有4%的增長，其中1%是來自勞動人口的增長，或者我們所講的人口紅利。然而，隨着香港的人口老化，香港的勞動人口現在推算會於2018年開始下降，所以這個人口紅利將會消失。事實上在過去10年，香港的人口增長幅度非常緩慢，大概按年都是平均0.6%的增長，而在我們的推算中，未來一段長的日子，到2041年，大概都只是0.6%的增長。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再去為人口設上限，其實是適得其反，無助於我們促進香港的人口和勞動力的增長。

就着以外來人口補充本地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希望關心的議員可以放心，其實在這份文件的鋪排中，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們重點先放在本地的人力資源方面，怎樣能夠做到人盡其

才，以及釋放香港本土人口的勞動力，是我們優先要處理的。所以在諮詢文件的第2章和第3章，都是先處理本地人口的問題，到第4章我們才討論輸入人才和勞工，然後在第5章、第6章，我們談生育的問題和老齡化的機遇。所以，在輸入勞工方面，自從我們發表這份文件後，我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都多次重申和表示，我們一定做有針對性的輸入勞工，而且有三大前提，亦即不會影響本地工人利益、不會剝奪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和不會遏抑工資。在這三大前提下，我們可以考慮更有效的輸入勞工機制。

至於生兒育女方面，我們完全明白這是非常個人的決定，亦不是政府可以一廂情願地作一些指示；但政府可以着眼於營造一個有利的環境，協助年輕夫婦養育他們認為理想的子女數目。

最後，我想談談單程證計劃，所以，今日保安局局長亦一起出席，保安局局長亦是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成員。我們透過單程證計劃讓家庭團聚，內地新來港人士將會繼續是我們未來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近日的社會討論顯示，絕大部分的市民其實都同意以家庭團聚為政策目標，這個單程證的計劃是有需要保留的。

其中一個很有趣或相關的數字，目前，跨境婚姻佔本地婚姻高達35%，所以我們有需要給香港居民的配偶和子女通過這個計劃有秩序來香港定居。我想在此和大家分析一下，數據顯示跨境婚姻在過去幾年有一些變化，這些也可以說是對我們勞動力方面一些比較正面的變化。例如本地女性和內地男士的結婚數字有所上升，由2007年只佔跨境婚姻的13%，升至2012年的22%。至於夫婦年齡方面，2007年港人丈夫和內地妻子的年齡差異為10歲，現在已收窄至2012年的8歲。內地妻子的教育水平，也由2007年的只有1%達到專上程度，上升至2012年的12%，而內地丈夫達專上程度的比率則由2007年的2.6%上升至2012年的16.6%。

所以，既然內地新來港人士是我們未來人口的主要來源，我們同意必須要做好融合的工作，讓他們可以盡快適應香港的生活，成為我們的一分子。如何在現有基礎上將工作做得好，我非常歡迎大家向我們提出意見。因為正如我所說，新的人口政策的目標是除了配合本港的社會經濟發展外，真的希望能夠做到創設一個共融和有凝聚力的社會。

多謝主席。

主席：多謝司長。現在是發問時間，提問連答覆5分鐘。張宇人議員，下一位是陳克勤議員。

張宇人議員：多謝主席。司長，雖然你說人口政策不是談輸入勞工，亦不只是談促進經濟的發展，這些我都聽到。不過，我擔心如果你繼續這樣說，我們的同事會感到焦慮，但如果你不說，外面很多經營中小企的人會更焦慮。

現在已經發展到洗碗工人請不到人，這已經街知巷聞，去年我說這句話時，有人還說我誇大。我想請問司長，其實人口政策，你一方面說，我們如何在教育上推進或提升他們的技能，勞動人口的技能不斷提升，但基本工作卻越來越少人做。地盤工人方面，自由黨已說了很久；現時運輸司機請不到人，洗碗工人也請不到人，其實很多外面的工種，甚至今天我吃午飯時也有官員跟我說，他們留意到有些零售店鋪的櫥窗也掛滿聘請店員的廣告。

司長，你認為這樣持續下去，我們的經濟會如何發展呢？因為有中小企，亦有食肆投資者跟我說，他們意興闌珊，實在不可能每晚自己洗碗，因為洗不完，那怎麼辦呢？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或許先由我回答，再請張局長補充。我們現時的說法，正如我所說，我們看到本地勞工仍有被釋放勞動力的潛力。所以，先要做好釋放本地勞動力的工作，我相信才能說服本港市民，特別是勞工界的朋友，我們應該有一個更有效的輸入勞工制度。

以我比較熟悉的建造業為例，剛才張宇人議員也提到，其實張宇人議員也一定知道，我們過去其實花了差不多四、五年時間，由我擔任發展局局長開始，我們的基建開始再次起飛時，已透過建造業議會和政府的合作，以及得到本會的撥款支持，做了很多工作來吸引新血投身建造業，亦做了很多再培訓的工作，並透過與承建商的合作，提供一些邊工作邊學習的計劃。

當然，這亦包括改善職場(即地盤)的安全及工人的形象。很多工作做完後，大家都會看到我們改善了勞工的供應，但仍然有欠缺的地方。所以，最近在補充勞工計劃中，得到勞資雙方

的同意，真的嘗試做了很多功課。然而，做完功課後，如果仍然在某些技能方面未能有足夠的本地人才，都可以輸入勞工。

所以，我們的說法不是推翻現有機制，而是希望在現有機制下，能夠更有效地透過職方和勞工界的朋友一起合作，應付現時在某些行業出現的人手短缺情況。

請張局長補充。

主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議員的關注其實反映了很多僱主的憂慮，這一點我們都是清楚的，我們過往日子都有跟僱主接觸，他們亦有反映。所以，你看到人口政策報告書中，亦點出了長、中、短期的措施，大家要開始探索。

正如司長所說，第一，我們首先要做的是釋放本地勞動力，以及看看有何障礙我們需要消除。為甚麼"有人無工做，有工無人做"呢？又或有些工作何以有那麼多空缺，卻沒有人來做呢？當然，未來我們有數個月的諮詢期要多搜集數據，釐清問題，有何方法可以對症下藥。

當然，我們多管齊下，第一，我們要釋放本地勞動力；第二，我們要透過培訓和再培訓開發勞動力。司長提到建造業是一個例子。此外，安老服務亦是一個壓力點，我們亦開始年青人的培訓計劃，剛剛在兩個月前我們開展了一個試點。這些都是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但是，如果我們盡了一切努力後仍發現有短缺，正如文件所述，我們應抱持開放態度，探討有何空間可以利用有效的方法來補充勞動力。所以，文件正正是要整個環節來看，我們明白問題所在。張議員，我們是知道的。

主席：陳克勤議員，下一位是范國威議員。

陳克勤議員：多謝主席。我想先跟進剛才張宇人議員提出的勞動力問題。司長剛才也表示要釋放香港的勞動力，補充勞動人口的不足，但是，如果單單就這樣輸入外地勞工，我相信無論議會或社會上都有很多不同意見。但是，我們從另一方面來看，其實社會上還有很多已屆退休年齡的人士，他們仍有很好的精力可以繼續服務社會。

最近亦有警務人員跟我們商談，表示他們即使那麼早便已退休，但他們仍可擔當社會上比較重要的職位或保安員的工作。我想問政府是否可以適當地考慮延長退休年齡，令一些已屆退休年齡但仍年青力壯、仍想工作和服務社會的人，可以繼續在這方面工作，這是第一。

第二項問題，主席，在諮詢文件內也提及"第二類兒童"，以我理解應該是指"雙非兒童"，可能是日後香港勞動力的來源之一。不過，這些"雙非兒童"未變成我們的勞動力之前，其實對我們的社會已有影響，從跨境學童、幼稚園學額、小學學額，到日後的中學學額，甚至醫療、教育、福利等，都會對香港造成壓力。

我想問政府，在這方面，你們經常告訴議員，很難統計這些數字，亦沒有辦法估計他們何時來香港。面對這樣的死結，我們如何有效地規劃日後的人口政策，以及房屋、福利和教育等相關配套呢？是否真的完全沒有辦法估計呢？還是可以有些新思維，例如訪問他們或做問卷調查，是否可行呢？多謝主席。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陳克勤議員的提問。第一，在退休年齡方面，我們目前當然主要說的是政府所規定的退休年齡，因為事實上，在私人市場，這方面沒有明文規定，除了有關公司自行規定的退休年齡外。公務員事務局正做這方面的研究，亦對工會的朋友提及，當我們的研究在明年初完成時，我們一定會有深入的討論，亦會諮詢各有關工會。

最近就施政報告的諮詢工作，我亦親自接見了公務員的代表，也聽到剛才好像陳議員所說，特別是來自紀律部隊，因為他們現在的退休年齡較文職人員還要早，很多都覺得——尤其現時比較遲婚——他們在55歲退休的時候，可能子女還未長大，所以是很有能力繼續服務，但同時亦有一些年青的公務員擔心，會否阻礙了他們升職的機會。所以，可能在我們將來設計任何延長公務員退休年齡方面，特別對於現職的同事，都要很小心處理。

儘管現時尚未正式延長退休年齡，但按部門的需要，有些部門都使用一種方法，遇到一些突如其來的工作時，例如有些部門突然要做一個行動、一個operation時，都會聘請近年退休的相

關職系的同事，可能只支付起薪點的薪金，同事都願意繼續服務，因為有一份使命感，以及如你所說，身體狀況仍然很好，精力亦很充沛，所以大家也很喜歡繼續做。

關於"第二類兒童"，沒錯，便是我們說的"雙非兒童"。我們的文件或許給人的印象，是我們覺得"第二類兒童"是我們人口的來源，所以在介紹文件出場當天，我們說得更清楚。說法是這樣的：正正由於我們沒法預測這些"第二類兒童"何時來港，以致規劃出現很大問題，亦不想馬上引發另一場大量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情況，所以，在那個記者招待會及之後的公開宣傳中，我們都說，我們不可把這些"第二類兒童"視為解決香港人口挑戰的辦法，即不應該依靠這個來源。

至於目前來說，我們怎可以作出規劃來幫助他們，主要都是在教育方面。如果有時間的話，請吳局長說說。

主席：教育局局長。

教育局局長：多謝議員，多謝主席。

在這裏，我們做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掌握每一年的數據，然後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預測下一年度的情況，這已經成為一個正常的時間表。例如今年的數據，我們現時是使用實際人頭來計算。用幼稚園作為例子，在1月初，我們便會得到實際的數字，然後看看與去年的行為有否改變。

主席，我要特別強調，統計這方面的數據，"單非"及本地出生是我們比較容易掌握的；"雙非"方面，根據以往3年的數據，真的比較困難。舉個例子，我們預計來就讀K1的數據應該一直增加，但卻發覺剛剛今年的數字卻不是這樣。這些"雙非兒童"第一年不來港，到了第二年才多了一點，所以我們要即時處理一些突發的新行為，這便是我們現時採用的特別方法。

第二部分，為了避免出現恐慌情況，所以，在不同教育年齡組別，我們採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幼稚園部分，彈性比較大，我們有較多剩餘學額，讓已經有這麼多年經驗的學界來處理。

至於小學的部分，我們特別採用了一些新的.....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兩個月前，我們宣布了一個新的做法，如果是跨境來上學的，會有特別的校網，用來處理其學額。所以，這數項措施加起來，再加上一些特殊的措施，例如額外提供一些現有的

空置課室等方法，亦有一、兩間特別的學校，例如2016年在北區有一所新學校成立，有36個課室等，這都是用即時處理的方法去做，是困難的，但我們覺得用這幾個方法，在這段時間中，我們覺得應該有信心處理到，亦瞭解到這是一個過渡的時間，我們是用這種方法處理的。多謝主席。

主席：范國威議員，下一位是李國麟議員。

范國威議員：司長，千呼萬喚始出來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是"雷聲大、雨點小"，令人失望，既缺乏有力、足夠和整全的措施鼓勵本地年青夫婦生育的同時，亦沒有具體的政策倡議處理"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及單程證審批權的問題。

昨天才剛剛有數字顯示，上月來港衝關產子的"雙非嬰兒"的數字，比前一個月增加了六成之多。即使梁振英特首說"零配額"，現時差不多每兩天或每天都有"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為何不能夠透過修改《基本法》以堵塞漏洞，由根源入手？請司長回答。

第二，文件亦沒有好好處理中港人口流動的問題。我再次想說的是單程證審批權方面，《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十分清楚，中央政府要諮詢香港特區政府後才決定來港的人數，以往是每天75人，現在是150人，條文中沒有清楚指出哪一方有審批權，批准哪些人來港。如果我們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人口政策或入境政策是香港的內部事務，為何司長或保安局局長過去不斷重複地說，甚至誤導港人說特區政府不存在取回單程證審批權呢？這起碼有一個處理和說法，是以雙重審批的制度來處理外來的人口。

還有，我想請問司長，特首是否已經靜靜地改變了他在上一年競選政綱中說得很清楚的一句："對移居香港的外來人口，積極行使甄選和審批權的目標"？究竟怎樣才可以體現得到梁振英特首在政綱中所說的話？為何在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中看不到的呢？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范國威議員提到這份政策文件沒有提出具體的措施，這是我們的原意，因為起碼我個人有強烈的信

念，就是認為應該真的與市民大眾探討一些重要的課題，不應該有一個先設或前設的看法。過去我擔任發展局局長的時候，整個市區重建策略的檢討都是使用這種方式，在第一階段是比較開放式地來做。

范議員都記得，我剛才在開場白說，為何到了這個時候，這麼多人——包括本議會——都經常在說人口政策，但我們覺得仍要與市民探討呢？因為當中有很多課題未經過認真、理性的討論，而配合香港社會經濟的需要。所以，諮詢文件中特別沒有提及任何措施。委員會中有那麼多人——委員會中有6位局長及若干部門首長——如果我們要做配套措施，要推出一些措施，一點也不困難，但一定要經過社會的討論，我相信這些措施才有基礎，來到議會時，爭拗或許會少一點。

至於"第二類兒童"，從數字上顯示——我想你單看一個月的數字未必能反映現況——自從行政長官宣布"零配額"之後，在本地出生而父母二人都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嬰兒數字，已經由萬位數下跌至百位數。在本年的1月至7月，不外乎只有492個這類嬰兒是由配偶並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內地孕婦誕下的，這證明了有關政策已經發揮了遏止的作用。所以，並不需要在這個時候考慮其他後果可能比較嚴重的……

范國威議員：……即政府能夠接受每天也有"雙非嬰兒"在香港出生？這樣你們都接受？

政務司司長：我想沒有一個政策可以做到百分之一百，亦有很多情形會發生，這些情形亦不一定說的是內地，總之是來自香港以外地區的人士，這種情況都會發生。

至於行政長官在競選綱領所說的，大家一定要從宏觀層面上看，我相信在輸入專才方面，行政長官要求我們更積極考慮配合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我們應該用哪一種更為進取、積極的方法吸引更多人才來港。我只餘下少許時間，請保安局局長回答關於中港人口方面的問題。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議員表示，《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並沒有訂明由誰負責審批，很對不起，我完全不能認同這種說法。如

果我們看看《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當中清楚列明在回歸之後，內地人進入香港的安排，沿用回歸前的方法。在《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中，范國威議員剛才提及其中的審批人數，中央方面徵詢特區政府的意見，但這前面還有一句，那便是"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

范議員，我理解你的問題是，由誰辦理批准手續，是有爭拗之處。我請范議員留意，在1999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作出解釋，這解釋明確說明，相關的第二十二條第四款規定，內地居民不論以何種事由要求來港，均須依照國家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向其所在地區的有關機關申請辦理批准手續，並須持有有關機關製發的有效證件。因此，在法律上，我們覺得完全清晰明確，並無任何灰色地帶，多謝主席。

主席：李國麟議員，下一位是葛珮帆議員。

李國麟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想透過你向司長提問，司長剛才發言時表示，由於我們的人口增長率低，所以在現階段不宜設有人口上限。我想請問司長，你的諮詢文件指出，人口在2031年開始老化，你們有否研究過或有沒有任何看法，究竟整體而言，在這二十多年間，香港人口的承載能力有多少？

在這種情況下，現時香港地方不多，又要填海，你估計我們的人口密度可以增加多少呢？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老人家的問題。諮詢文件的第6章提及銀髮市場，因為人口老化，所以要為老人家提供一些服務和商品，我看到剛完成的2011年人口普查，65歲至75歲的男女長者約有46萬人，文件指出將以這些老人家作為消費者提供服務，但其實這40多萬名65歲至75歲的老人家仍有一定的勞動力和活動能力，這份報告書有否研究過，如何能夠推行一些具體措施，釋放這些另類勞動力，幫助我們提供一些另類服務，不要只是把他們當為消費者呢？多謝主席。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李議員。第一個問題，其實早前特區政府不同研究也有這方面的探討，例如我們為2030年的遠景和策略所

作的估算，當時有一份報告書題為《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這是規劃署的推算，當中估算到了2030年，香港土地供應方面和其他建設，可以應付840萬人，這裏說的是2030年。然後在2003年時，即是第二屆政府發表的人口政策報告書，當時估計可以容納879萬人，這兩個數字——840萬人和879萬人——相對於目前最新的人口推算指2041年只有847萬人，我們覺得暫時無須訂定人口上限，便是因為儘管我們推算到2041年有847萬人，但從土地供應等各方面而言，應該可以滿足人口的需求。

往後的工作，是可以繼續跟進的，因為這些人口推算，往往在每一次的人口普查或中段調查中再作跟進。

至於另一個問題，問得非常好，我們本地的勞動力，的確還有釋放的空間，我們甚至沒有李議員那麼進取，研究65歲至75歲的組羣，即使是50歲至64歲這些算是比較早退休的人士，現時也有接近24萬人。如何能夠讓這些.....從今天來看，他們真是太早退休了，應該可以繼續加入勞動力，我們正正希望透過這次機會與市民一起集思廣益，可以找到方法和答案。

主席：葛珮帆議員，下一位是陳志全議員。

葛珮帆議員：多謝主席。司長，相對於2003年的人口政策目標，文件提及新的人口政策目標，除了考慮經濟發展的需求外，也加入社會發展的目標，包括你們所說的創造一個共融及有凝聚力的社會，使人盡其才，讓市民和家庭享有優質的生活。但是，今天的文件或諮詢文件提及的五大政策方針，其實完全沒有提及如何才能創造共融和有凝聚力的社會，例如如何協助新來港人士融入社會，便沒有怎樣提及。近期有人提出針對和歧視新來港人士的所謂"源頭減人"等說法，其實也顯示政府除了要解決新來港人士就業和託兒的安排外，亦有需要積極消除部分人士對新來港人士的歧視，以創造共融。就這方面，可否再演繹多一點？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葛議員的觀察是正確的，我們今次的人口政策目標，相當着重共融和凝聚力。雖然報告書着墨不多，但其實在我們的工作之中，甚至未必需要等候整份人口政策報

告書諮詢完畢，現時內部已經正在研究，或正在設計、計劃如何能夠幫助3類人士，主要是第一，內地新來港人士；第二是殘疾人士；第三便是少數族裔人士。

過往，我們亦曾就這3個組羣做過不少工作，無論是在民政事務總署之下的內地新來港人士中心，或少數族裔中心，又或是勞工及福利局轄下康復政策一環有關促進殘疾人士就業方面，我們也有做工作，但覺得仍然做得不夠。所以，在這幾個範疇，我們覺得仍然有提升他們勞動力的空間，協助他們投入勞動市場。

扶貧委員會轄下現時有一個專責小組，專職研究這些有特殊需要組羣的人士，究竟他們各方面需要怎樣的協助。如果有些政策需要以先導計劃的形式進行，我們也可利用關愛基金進行這些計劃。所以，儘管着墨未必很多，但重要性不減，希望葛議員可以放心。

主席：葛珮帆議員。

葛珮帆議員：主席，我想問第2章關於釋放現有人口潛力方面，也有篇幅特別提及女性料理家務者的問題。其實我們在社區工作，經常聽到準媽媽或已經成為媽媽的女士抱怨，十分希望可以外出工作幫補家計，也十分擔心當子女長大後才外出工作會跟市場脫節。

我十分開心今次看到有篇幅特別關注這些家庭主婦的就業需要，但在解決方法方面，似乎我們在立法會不同場合已經多次提出，例如增加社區的幼兒託管服務，但很多時政府給我們的答覆是："不是這樣的，現在沒有不足，還有空額，沒有人使用"。對於這種錯配情形，問題出於何處呢？其實我們在社區看到的，是當局可能有提供地區託兒服務，但地點不便利，距離女士居住地點太遠，根本不可能把子女放在那麼遠的地方上班，然後放工後又再接回子女。當局說社區保姆有剩餘名額，但地區又覺得不足。就這方面，當局會如何解決呢？

主席：司長或局長。

政務司司長：或許由我來回答。在這個組羣中，的而且確，30歲至59歲的女性超過50萬人。我們覺得這真是一個很大、亦有潛力可被釋放的勞動力，但必須要做好兩方面的工作。

第一，幼兒方面的照顧(即託兒服務)；第二，子女上學後的課餘託管服務。沒錯，現今有很多計劃，我們已一一列表，內部也覺得已經有很多計劃，但為何坊間還是認為不足夠，仍然有如此大的落差呢？所以，我們現在仍然參考由民間或商界自發進行的計劃。

昨天，我剛巧參觀了一項這樣的計劃，做法是利用一個地區，找出其中一所小學，將它搖身一變，成為一間中心，然後利用這所小學已經有的校巴，在放學後前往該區另外二十多所小學接載學生，到該中心做課餘託管。不但教他們做功課，亦有一些個人的增值，價值觀或給予他們正能量。然後在晚上7時多，由這些校巴把這些兒童接載回家。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模式，現時幫助到800多名基層兒童。所以，昨天我們參觀後，很雀躍地與張局長討論，能否將這項計劃做大及做得有效，能幫助到想進入職場的婦女。我們會繼續這項工作。

葛珮帆議員：這是非常好的工作方向。

主席：陳志全議員，下一位是陳健波議員。

陳志全議員：主席，我們討論人口政策，應該先問政策目標是甚麼，但看這份文件，政策目標卻非常空泛。發展培育人才，創設共融社會——大致的意思——根本不能夠評估未來是成功還是失敗。我們想看到的是，例如有否一些數目上的目標或人口組成結構上的目標？局方有否想過呢？

剛才司長表示沒有人口上限，我想反問，有否人口下限呢？即警界線，人口到達某個水平便不行，要亮紅燈。本地人不肯生育，是否就要輸入外地人呢？這是我想討論的第一項問題。

第二項想跟司長討論的問題是第5章關於營造有利環境讓市民生兒育女。我想說，有利環境並非純粹經濟環境，即好像免稅額、津貼，甚至好像外國般發放獎金。政治環境也很重要，司長，現在人們不想生育，為甚麼呢？他們說不想生孩子出來做人質，即被國民教育洗腦、電視又沒有選擇。司長，你的兒子亦在英國，不在香港做人質，對嗎？他們覺得沒有普選，根

本就不想生育，生孩子出來受罪。這是事實，有人是這樣想的，難道大着肚子佔領中環嗎？所以，希望局方考慮，有利環境並非純粹指經濟環境。

另外，我很關心的是 —— 我之前亦與司長討論過 —— 就是關於輔助生育科技的問題。其實，現時的輔助生育科技非常先進，譬如女性可以在30歲時抽取卵子，然後將卵子雪藏，到退休時才生育，理論上是可行的，只要卵子仍然work便可以。

請問政府有否研究這個問題？因為有些生育科技的專家對我說，其實現時香港人對先進生育科技的認知很低，包括究竟是否合法，都處於灰色地帶。當然，在香港，富豪去的診所有這項服務。但是，如果政府要營造一個有利生育的環境，會否發展或鼓勵發展生育科技，甚至在公營醫療系統內提供這些比較先進的生育科技呢？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有3個問題。第一，在目標或指標方面，在一個如此廣泛，牽涉這麼多課題的人口政策，恐怕有一定的難度。大家都看到有些城市的經驗指出，一定要設立硬指標，將人口推到某個水平，當地居民都會有一些反應。但是，我剛才在開場白已說過，如果我們要持續發展香港的經濟，但勞動力卻萎縮，這會與這個目標背道而馳。所以，我們未來當然會監察香港的經濟發展，以及香港所謂"人口的紅利"，到了負增長的時候，我們是否能夠仍然達至這個標準呢？

另一方面，當然是教育水平。儘管我們今次沒有在這份文件中詳細交代，究竟我們在教育方面會投放甚麼資源及做甚麼工作，但我們亦都提綱挈領地說，要做到人盡其才，教育是應該有多元出路的。所以，相對於學術方面的教育，職業教育和專業教育可能在香港仍然有繼續推動的空間。

至於有利婦女生育的環境，我同意是很多元的。很多國家或政府往往提供一些所謂經濟誘因，都未必很適合，但我們也願意考慮。在2003年發出第一份人口報告書後，當時將子女的免稅額提升到看齊，即不要再假設第三、第四名子女可以較便宜地撫養，所以免稅額較低。因此，我們也樂意做這些稅務考慮。但是，要營造一個真正有利於生育的環境，其實要大家共同努力。可能現在有些人亦會厭倦香港社會，因為時常吵吵鬧鬧，

沒有一個很溫馨的社會，讓他們生兒育女，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共同努力。

第三方面，陳議員所關心的，在我們的委員會內，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都有參與，所以他早前亦在電台說過，要做輔助生育科技，其實培訓人才是很重要的，現時在公營系統內，真正接受過這種培訓的人並不多。如果我們有一項新政策，希望在這方面能夠幫助想生育的婦女，我們都很開放，亦願意考慮。因為我上次出席內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時，亦聽到不少議員說，與其漁翁撒網式幫助所有婦女，倒不如聚焦幫助這羣想生育的婦女，效果可能會更好。多謝主席。

主席：陳健波議員，下一位是謝偉銓議員。

陳健波議員：多謝主席。文件第17段提到，單程證計劃應予以保留，因為單程證計劃有清晰的憲法基礎，以家庭團聚為主要目標，這點我是十分同意的。

但是，我想問，因為過往，即由1997年至現在，其實有大約60多萬人來港，他們普遍學歷偏低，大多數的年齡在15歲以上。他們等了這麼多年，會否稍後來港的人的年紀會越來越大呢？譬如以前15歲以上人士所佔的比例可能是60%至70%，而這比例將來會更高。我想問，政府有否掌握數字，正在輪候來香港的人，例如10歲以下有多少；20歲至30歲有多少；或40歲以上有多少。會否有些數字，令政府有更好的準備呢？此其一。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第二類兒童"，為了配合20萬名在截止"雙非嬰兒"之前已經來港的兒童，我曾經提出應該建立一個資料庫，以便我們進行訪問，最理想是讓每個家庭都告訴你，他們的子女何時會來港、他們有甚麼計劃、我們如何幫助他們，令香港的教育、房屋、福利方面更有預算。

我想問，政府有否建立這類資料庫，處理這20萬名"第二類兒童"日後的來港安排呢？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請保安局局長回答有關單程證的問題。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在現時單程證每天150個名額中，其比例是大約48%屬夫妻團聚，另外48%至49%是子女來港與父母團聚。根據內地公布的來港單程證政策，子女指18歲以下的人士。換言之，差不多有一半是18歲以下，究竟他們到了甚麼年紀才想來港，這個當然是他們自己的考慮。其中一個考慮，我相信是視乎內地配偶何時來港，因為以前出現一個現象，就是孩子拿到單程證，但母親未來港，或是相反的情況。我們覺得兩者都不是理想的安排，因此與內地相關部門經過一段時間商討後，現時給予他們一個彈性，即母親或父親與其18歲以下子女，他們可以一同到港。輪候次序較前的可以略為押後，等候一同來港。

至於配偶的數字，我們看到年齡的分布都是相當平均的。剛才司長亦說過，香港居民和內地居民結婚，雙方的年齡差距越來越小。這顯示出，配偶來香港的年齡，不如以往般相差得那麼遠，因為一般的配偶，他們現在分隔4年已經可以取得單程證。換言之，4年前結婚，4年後的今年，只要他們願意申請，便一定可以來港團聚。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數字相差不會太遠。

剩下來略多於1%的比率，便是給予那些年老無依的人士。在這方面，當然有一些年紀較大，例如60多歲的人，因為他們在內地完全沒有子女照顧，而在香港有子女照顧，基於這個原因，才批准老年人來港。這也是家庭團聚的一部分，但數量甚少。

當然，我們全部掌握以前的數字。我們看到，這些數字過往一直變化不大。我舉一個例子，就65歲以上的人士而言，2002年有1 000人，到2012年，只剩下580多人，數字在下降中。由此可以看到，將來如果趨勢不變的話，其實工作年齡的人口是多的，這方面會增加我們的勞動力。

順帶一提，容許我多說一點，我們亦看到，其實來港人士的教育水平有相當幅度的提升。中學以上超過80%，而在這80%當中，有超過10%是大專或以上，我們看到教育水平亦有提升。他們來到香港，能夠融入香港的社會，發揮他們的勞動力，是很有幫助的。多謝主席。

主席：謝偉銓議員，下一位是湯家驊議員。

謝偉銓議員：多謝主席，司長剛才說過，人口政策涉及多個範疇，環環緊扣，息息相關。當然，我希望就目前而言，在擬備諮詢文件時，不再重複其他現有委員會的職責。當然，將來制訂和實施各項措施和政策時，都要與其他範疇相配合，例如我們要增加教育機會，沒有土地又如何興建學校呢？有學校沒有師資又不行，這些都希望當局可以留意一下。

此外，這份諮詢文件提及如何善用本地人才資源，亦提到輸入專才。其實，如果有需要，便實在應該考慮輸入專才。但是，輸入專才除了滿足我們這方面的需要外，這些專才如何協助提升本地專才的水平，或者令我們可以在本地培訓這些專才，其實亦十分重要。這方面有沒有考慮過呢？其實，我們發覺有時輸入專才，可能令本地相關的專才或者年青人的機會減少了。我希望司長可以留意或研究一下。我們有否做過一些統計或探討，我們其實需要甚麼專才呢？我們可否用自己本身的人才來培訓、訓練這些專才呢？

另一項問題便是剛才司長提過的問題，就是專業、職業的問題。現在的父母當然望子成龍，個個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是博士、專家。但是，我們其實需要很多技術性行業的人才，在這方面，又有甚麼做法呢？有否研究如何吸引一些年青人在技術行業方面受教育，從而有一展所長的機會呢？因為培訓如果跟該行業脫鉤，其實也累及年青人，令他們修畢課程後卻失業。就這方面，如何由放下書包到投身該行業，自己覺得有信心做呢？是否也要考慮當中的銜接安排呢？謝謝主席。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我完全同意謝議員的意見。在輸入專才方面，雖然目前在一般就業政策下，我們收到的一般反應，都不是有很大困難，即是如果某一些行業需要輸入專才，亦可以做得好。但是，我們再環顧其他地方，卻是更進取、更積極地輸入專才，或在競逐全球人才的工作方面，較我們更為進取。所以，在今次的文件當中，我們提議日後輸入專才時，可能要採用更加目標為本的方法，英文我們叫targeted approach。

就這方面，先要做好我們對香港未來人力資源的推算工作，以前我們的做法，純粹以學歷為主，我們要多少大學生，多少技術人員，但未能達到行業方面。我們希望配合經濟發展委員會稍後提出有關香港經濟多元化的建議，能夠把人力資源的推

算工作做得更好，從而令負責輸入專才的部門，即是入境事務處，能夠用一個更加目標為本的方法處理這些申請，若日後我們要多點利用香港特區政府在海外的辦事處做吸納人才的工作，亦有所依據。

第二方面，謝議員亦十分準確，我們今天其實有一點所謂的技能錯配。我們很需要具備專業技能的年青人來滿足香港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年青人和他們的父母一般比較傾向追求一些較學術性的培養，所以，我們覺得有關工作不單不應該讓他們放下書包，可能應該在他們放下書包前，我們便要做工作。所以，職業訓練局已經定期到學校介紹部分行業的前景，我們亦正在跟教育局商量，要加強我們在學校做生涯規劃的工作。

主席：湯家驊議員，下一位是譚耀宗議員。

湯家驊議員：多謝主席。司長，當我們談及人口政策的時候，我們當然要關注人口的數目。但是，人口的質素我覺得同樣重要，一個社會要改進是要自強不息，特別要有流動力。所以，我特別關注諮詢文件第3章所提及的問題，特別是第3章提及社會流動力的問題。

但我看看內容，又好像頗為陳舊，因為說來說去，也是在說幫助年青人就業和培訓。我不是說就業和培訓不重要，這些工作都重要，但對於推動社會流動力其實作用不是太大，理由很簡單，一個基層青年，他如果得不到優質的教育，即使能夠幫助他覓得工作，他也只是糊口而已，即是說，他還是停留在基層社會中，這樣做不到跨基層的目標。所以，在這方面，我比較失望的是，第3章沒有提及一些專注推動社會流動力的建議。我覺得其實有兩個方向，最低限度我希望政府會考慮。

第一，其實議會不斷要求特區政府增加資助大專學位的數目。其實這是一個很直接幫助年青人增加他們流動力的一個好建議，我想聽聽司長在這方面有甚麼回應。

第二，更加聚焦。我相信司長也有聽過，譬如香港大學有一項稱為first-in-family的計劃，即家庭第一計劃。我覺得這項計劃非常有意思。我自己來自一家八口，6個兄弟姐妹，我是第一個入大學的。這項計劃便是對每個家庭第一位入大學的學生給予特別資助，我覺得這是非常聚焦地令那個家庭可以"向上爬"。我想問司長，其實政府會否從這個角度考慮？政府也可以做一項first-in-family的計劃，以幫助家庭第一位入大學的學生，例如給

予他們一些特別的資助。如果做到這一點，我覺得對推動社會流動力會有很直接的幫助。希望司長可以回答剛才的兩項問題。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湯議員。這份文件給人的印象有些地方比較單薄，我是完全明白的，因為特區政府在同一時間正在做很多其他工作。尤其是我本人，因為我亦是扶貧委員會的主席，所以，凡是牽涉跨代貧窮、向上流動方面，其實扶貧委員會正在做大量工作。

在這些工作中，真的聚焦在教育方面，先要講好教育。教育的機會，甚至不只是正規教育的機會，而是正規教育以外的，例如是否有機會接觸外面的世界？是否有機會知道究竟某些行業的運作情況是怎樣的？課餘活動、課外參觀，甚至是出外留學，做一些交換生的計劃，我們在大會上也正在研究。

所以，針對湯議員特別提到的兩個方向，我自己個人是同意的。我亦公開表示過，我與湯議員一樣，是家中第一個讀大學的。所以，在增加機會讓現在修讀副學士學位或正在修讀文憑課程的學生，有多些能夠進修和接受大專教育的機會，這個我們正在認真研究中，這是我要告訴湯議員的。另一項建議的理念也很好，我也同意會作認真研究。

湯家驊議員：會否有些實質的回應？例如會否在施政報告中在這方面有些落墨呢？

政務司司長：我們現在所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為了2014年的施政報告作鋪排，所以湯議員可以放心。

主席：譚耀宗議員，下一位是石禮謙議員。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剛才陳克勤議員提出的問題，就是延長退休年齡方面。

在我接觸過的紀律部隊工會中，他們都很期待政府可以早日決定，因為紀律部隊的退休年齡是55歲，但他們覺得55歲的人士現在仍很精壯，還可以工作，因此他們很希望能夠給他們有

個延長退休年齡的選擇。至於以甚麼形式讓他們延長退休年齡也是可以討論的，甚至他們提出，在進行身體檢查後再讓他們延長退休年齡，也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是願意接受的。他們覺得，如果能夠讓他們延長退休年齡，對解決現時宿舍緊張的問題也有幫助，所以，他們也很急於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聽政府說，似乎不單是紀律部隊，整體公務員也要一併考慮，而且可能要等到明年才會發表諮詢文件進行諮詢。進行這種工作後，可能明年年底也未必會有結論。關於這一點，政府可否着緊一點研究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有關延遲退休年齡的問題，現時在法律上有時也有些要求，例如到了某個年齡便不可以做。舉個例子，我們先前也修改過領港員的年齡限制，後來立法會通過予以放寬。事實上，沒有太多人願意投身這個行業。現時的保安員也是一樣，在單幢式樓宇工作的保安員可以工作至70歲，但不是單幢式的樓宇便只可以工作至65歲。其實，這是沒有甚麼道理的，因為單幢式的樓宇可能由一、兩個保安員負責，但是多幢式樓宇反而有很多人分擔工作。類似這些法例上的要求其實是可以放寬的，司長會不會全面檢視一下，看看是否有空間可以放寬，以應付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呢？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譚議員從我們的公務員工會中收到的信息與我本人收到的信息是一致的，特別是紀律部隊。紀律部隊，特別是在員佐級方面，是有這個訴求的。所以，我希望在這份諮詢文件發表之後，可以在這方面聽到更多聲音。因為大家都明白，政府每日的工作很多，要覆檢的範疇亦有很多，所以在決定優先次序方面，我也希望可以更好地掌握社會脈搏，就是大家覺得這些要認真、盡快做，爭議性較小的，我們回去後就盡力在這方面推動。

某程度上，我和聶專員所做的人口政策工作，其實可能與各個政策局所做的工作有所不同。可能政策局有自己的優先次序，未必視處理人口問題為最重要的一環，因為他們每天也要去"撲火"。所以，我們有責任推動某些政策局，因為我們聽到意見，聽到聲音，某方面應該優先去做，然後我們會請他們加把勁去做。所以，我很高興聽到譚議員贊成我們在這方面要盡快做，我回去會鼓勵公務員事務局，請該局盡快做這項工作。

不過，譚議員也要留意，又有些另外的聲音，就是我剛才說過，延遲退休年齡會不會阻礙年青公務員在有關職系中的升職機會？所以，在設計上，我們也要格外小心。

有關領港員條例的修訂工作啟發了我們，我們稍後也會要求有關政策局研究，有多少項其轄下的法例設有這種年齡限制。很多其實已經過時，只是沒有特別進行研究而已。這次如果訂定了清晰的人口政策，就是希望延長工作壽命，有這樣的要求時，每個政策局便要研究一下自己的工作範疇。我們一定會跟進這項工作，多謝主席。

譚耀宗議員：我想補充一下，剛才提及公務員方面，即紀律部隊是有點特殊的，他們55歲便退休了。其他公務員可以選擇到60歲才退休，他們的情況有些不同。如果將全體公務員捆綁在一起，可能需要更多時間考慮有關問題。所以，當局可否把問題分開來研究？另外，根據這些紀律部隊的工會所說，雖然延遲退休年齡會影響升職，但可能在一段短時間內，例如一、兩年內，便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主席：我想政務司司長聽到這項意見了。

政務司司長：多謝議員的意見。

主席：石禮謙議員，下一位是葉建源議員。

石禮謙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想提出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第4章，第4.17段、第4.18段和第4.19段，是關於建造業輸入勞工方面的。

我的問題是，在香港，未來一段短時間內，政府每年大約花費700億元進行建造工程，私營方面也差不多，看看圖4.1便知道，總共是1,000多億至2,000億元左右。在目前，建造業幾十萬名工人是否可以應付建造業面對的問題？

我想向司長提出第一個問題，就是她認為，怎樣輸入勞工才不影響本地工人的就業？對於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有甚麼看法？這是第一項問題。

第二項問題，在人口政策方面，雖然有談到少數族裔問題，但沒有清晰交代如何解決他們面對的困難，例如教育方面，學習中文的問題，或就業的問題。關於這方面，可否作出闡述？

第三項問題，香港的人口當中也有殘疾人士，如何令殘疾人士成為社會的一分子，令他們覺得自己真正可以貢獻社會？可否回答這幾項問題？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請張局長回答第一項問題。就第二和第三項問題，正如我剛才所說，這兩個課題，無論是少數族裔或殘疾人士，都屬於扶貧委員會所研究的特殊需要組羣。因此，在很早階段，所有相關的配套和跟進工作都撥歸扶貧委員會負責，以免互相重疊。

簡單而言，我可以告訴石議員，在少數族裔方面，現在考慮的重點工作，便是要他們學好中文，一定要在最早階段學好中文，讓他們能夠真正融入香港社會，方便他們往後的就業。

另一條線是在我們自己範圍能夠控制之下的聘用條件，可否不需要他們在書寫中文的程度方面達至某一個水平。最近有兩個紀律部隊在這方面做得不錯，兩者都盡量在不影響日常運作的情況下聘請少數族裔人士，其中一個是懲教署，它們豁免了書寫中文的要求，所以現時可以招聘少數族裔人士於懲教署擔任工作人員。

至於殘疾人士，其實在一段很長的日子中，不論是透過創業或社會企業，我們一直協助傷殘人士就業。所以，這項工作在扶貧委員會及福利系統中，是一直在進行的。

石禮謙議員：主席，我想跟進這個問題。我知道扶貧委員會進行了大量工作，以及可以真正幫助這些人，但扶貧並非解決跨代貧窮問題的方法，"派錢"無法改變他們的思想或做人方向等。那麼，長遠而言，如何可以帶領他們離開貧窮的框架呢？例如，在50年代，大家也是出身於貧窮家庭，但在跨代貧窮的問題上，卻需要從教育方面着手。扶貧委員會的長遠工作如何？不是單看目前，你短期做了很多事情，但中、長期如何教育他們、帶領他們走出貧窮局面呢？

政務司司長：石議員可以放心，我們的名字可能會使人有錯覺，以為真的只是"扶人一把"。其實，在扶貧委員會下的工作，也是有短、中、長期，當中也有探討在教育、就業和培訓方面，如何可以提供向上流動機會。所以，並非只是"派錢"的工作。請張局長答覆石議員第一部分的問題。

主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多謝石議員的問題。我們知道建造業人手的緊張情況。事實上，當局在過去數年亦與建造業議會和工會攜手合作，進行了很多培訓工作。首先，在2010年及2012年兩年，共向建造業議會投入3億2,000萬元專門用作培訓工作，亦與商會進行"先招聘，後培訓"計劃並取得初步成效。在這項計劃下，至今共有2 000多位人士已經畢業。一般而言，有五成半人士的年齡約35歲，即培訓努力是取得一定成果的。當然，有部分工種因為種種理由仍然缺人，我們是知道的。所以，在勞工處轄下的補充勞工計劃，事實上也有機制，容許建造業承建商在有需要時輸入外勞，當然要先提出足夠證據並經過本地招聘測試，證實真的無法請人，事實上現時設有這項機制。

我們現時正在探討，亦會在未來一段日子收集大家意見，集思廣益，如果經過培訓、再培訓及盡量開發本地人力資源等方面的努力後，情況仍然沒有改善，我們是否應該靈活思考，看看有何方法作出補充，包括現時的機制有否優化空間，或可以做得更加靈活。現時希望可以聆聽各位的意見。多謝。

主席：葉建源議員，下一位是馮檢基議員。

葉建源議員：主席，今次的人口政策牽涉到教育問題，我認為當中有一個很大的突破點，就是職業教育，對此我是相當支持的。可是，當中亦有兩個很大的缺陷，第一個缺陷是有關社會流動，湯家驊議員剛才已經提到了，我不再重複，另一個很大的缺陷，我認為便是規劃問題。

規劃問題是整個人口政策中，與教育相關性最大的部分。我相信在座議員可能亦會看到，在過去十多年來，當我們談到人口政策或人口對教育的影響時，教育其實是一個重災區。在其他眾多範疇中，沒有一個範疇如教育般深受影響，是那般嚴重。

不論兒童人口升或降，教育範疇都"死"。總之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的規劃也無法處理問題，只是被動地跟着問題走，然後再延伸到各個領域，包括學位提供、教師就業及家長問題等，家長現時正在排隊，亦包括整個社會的融和問題，以上全部也深受影響。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時候，是否應該要檢視一下，整個教育規劃在過去多年來的做法，是否出現了根本性的問題呢？如果我們不在此時進行檢討，很可能便只會重複過去的壞教訓。局長剛才提出了一個使我感到很害怕的說法，他說現時的規劃方式，其中一點就是用今年的數據規劃下一年的供應。我認為如果是使用一年作周期，其實像颱風已經到來，但卻沒有1號風球或3號風球，突然之間，一開始便已經是10號風球，因為已經只剩下一年的時間。

對於整個規劃的目的，需要有一個對應方法，例如在學校方面，不論是調節班房或培養教師等，全部也不是在一年的時間內可以做到。所以，在這問題上，我認為在資料和數據上的掌握，是否應該做得更好呢？很多議員過往也在立法會提問，究竟在跨境兒童中，有多少是"單非"、多少是"雙非"呢？可是，我們提問多年，卻仍然沒有答案，連基本數據也掌握不清。然後，應對的方法就是被動地適應，按照情況採取臨時措施。

所以，我們應否想一想，整個規劃要有目標，令整個教育制度可以持續發展、平穩發展，使整個過程可以平滑化呢？現時我看到在人口政策上，在跨境這部分，他說是過渡性的，而有關本地出生率方面，他亦沒有提到近日出現回升的情況，這樣對於進行規劃會有很大問題。我想問司長，她是否滿意現時的做法，即用今年的數據規劃下年的教育工作？我們的教育規劃是否需要在此時作徹底檢討？其實，現時是有一個很大的.....

主席：.....葉建源議員，你是否想司長答覆？

葉建源議員：是的，我很想她答覆。

主席：你想她回答滿意或不滿意？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葉議員的觀察是中肯的。事實上，在這年多以來，我作為政務司司長，有稍為參與教育工作，我亦確實感到有點

無奈，就是為何教育經常只在討論"量"呢？學生人數多是問題，少也是問題。所以，葉議員也記得，去年大約這段時間，當我們開始討論中一派位時，亦很突破性地提出了，儘管目前的數量是少，但是要用"保持"的方法來做，是要保學校、保老師、保實力，留待日後學生人數回升時，不會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如果你詢問我本人，我認為這樣規劃教育是不理想的，但問題是，在眾多限制和掣肘下，又要滿足家長——因為對於家長，沒有事情較他們子女的教育重要——實際上，這對於教育局也是一個很大、很沉重的負擔。每次當北區出現幼稚園問題或小學派位問題，也要盡快優先處理，好讓家長得以釋懷。

對於如何在數據上可以掌握得更好，我相信教育局的同事正在盡力、努力做得更好。可是，對於"第二類嬰兒"，這實在是有困難的。我剛才沒有答覆陳健波議員，其實政府統計處過去曾經進行四、五次調查，想問清楚既然"第二類嬰兒"已經出生了，而他們擁有香港居留權，但究竟他們會在何時回港呢？可是，我們發現這些數字完全不可靠。事實上，確實是有來自內地五湖四海的家長和學生，我們真的無法評估他們何時會來香港，又或者何時會到深圳，然後成為跨境學童，當中是有實際困難的，希望葉議員可以諒解。不過，我相信在得到經驗後，我們往後的工作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主席：馮檢基議員，下一位是梁繼昌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其實這問題已經在香港討論了10年有多。我記得在陳太擔任司長時，她曾經有一次向我進行諮詢，詢問我如何看待當時的人口政策。接着，在曾蔭權擔任司長時又有；唐英年擔任司長時又有。可是，在諮詢後，卻是光說不做，當換了一個司長，又說要重新開始。現時由"林鄭"擔任司長，她又說要重新進行諮詢，更說要先做諮詢。

其實，我們已經浪費了10多年時間，我認為現時應該做多於講，而且又再要諮詢一番，最低限度又要在一年半載後才会有部分事情可以落實，但司長又說其實不完全是諮詢，有些事情以前已經開始做，例如在子女問題上，她說已經有稅務優惠，有增加子女免稅額等。原來有些事情，好像是與人口政策有關的。我覺得做比討論重要，特別是已經在做或可以做的。

我想問司長一個問題，今天的免費電視發牌，不論發出兩個或3個牌照，很明顯，多一個電視牌照，不論是對擴大創意產業，以至增加不同的就業機會，都有幫助。大家也知道，電視產業的對象由小朋友到公公婆婆，由不懂字的勞工到高科技的技術人員也包括在內，究竟今次討論這個問題時，你身為司長，負責人口政策、扶貧政策，當天討論這個問題時，你曾否強調現時這個決定會和你負責的人口政策、扶貧政策有矛盾呢？這是第一點。我有3個問題，想一併提問，再讓司長回答。

第二，在星期三的會議上，很明顯，中聯辦介入影響我們的投票。作為司長，你有沒有一種態度，對中聯辦的做法表示歡迎還是抗議呢？

主席：馮檢基議員，今次只可以就人口政策提問。

馮檢基議員：我知道，但我覺得這項問題會影響勞工。第三個問題，由於現時司長負責的幾項政策也十分重要，人口政策涉及參與審批權、內地人口如何來港，政制諮詢將來便更直接。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問司長，中聯辦現在有否開始直接、間接、被動、主動向你提出意見，甚至影響你，或向你施壓？如果沒有，你如何防止這些事情？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馮議員提出的3個課題，恐怕我也看不到跟我們今天要嚴肅處理的人口政策有何直接關係，不過，我可以告訴馮議員，我們處理人口政策時，也十分強調各局、各署的合作，要真正推動今次經過公眾諮詢後掌握到的工作政策重點，從而加以實施，是十分艱巨的工作。我曾經特別到新加坡，與當地負責人口政策的官員交談，他們在副總理之下安排一大隊人。正如我剛才所說，由於每個局的優先次序可能也不一樣，但正正有一個重點，便是由最高的政策層面推動人口政策，力度必須較大，才能取得成效。

所以，如果我們往後推動工作時，發覺要推行理想的人口政策，會影響某些政策局的現行政策或現行做法，我不會迴避，並會努力跟進。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要追問，因為我還有時間。

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我想問，正如我剛才所說，由於以往3位司長均曾處理人口政策的工作，但卻沒有甚麼成效，甚至你也不同意他們沒有進行諮詢，所以現在要進行公開諮詢。

我想問司長，估計在完成諮詢後，你任內還有多少執行時間？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據我掌握，自回歸後，我們曾經兩次設立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也是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2003年第一次發表人口政策報告書，提出一系列建議，大體上已經執行，特別是輸入專才方面，以及當時要處理社會保障系統方面的壓力，這些工作已經完成。

第二份報告書的重點，大家也明白，當時"雙非嬰兒"的壓力，以及引起的社會關注，所以第二份人口政策報告書在2012年頒布，主要重點是處理"第二類兒童"的問題。但是，這份報告書以提綱挈領的方式提出很多範疇，留待今屆政府跟進，所以今屆政府除了跟進上屆政府提出的議題外，還進行了一次全面審視，唯獨是我們決定不再重複其他委員會正在處理的工作。我希望，到今屆政府任期臨近結束時，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已經將這些不同政策範疇融合一起，可以讓大家比較全面看到，特別是人口和民生方面互相配合，可以做出一些成績。

馮檢基議員：主席，司長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剛才詢問，政府會否爭取參與審批權？

主席：你可以下一次再提問。梁繼昌議員，下一位是李卓人議員。

梁繼昌議員：多謝主席。司長，政府進行的人口統計數字推算至2041年，而2041年的情況較為嚴峻，不論是人口年齡中位數

還是撫養比率都偏高，為何你們沒有多推算10年呢？因為我看到趨勢，在2051年之後，人口結構可能會出現逆轉趨勢，你可否向我們多提供一些資料呢？這是第一項問題。

第二項問題，我仍然是關心夫婦生育率偏低的問題，政府會否進行一個比較科學性或比較全面的研究，看看香港的夫婦會否因為目前的環境、空氣、生活節奏等原因而導致生育率偏低？你的研究報告指出，夫婦因為遲婚而出現不育的問題，但可能這其實是一個現象，並不是一個原因。

第三項問題，關於司長說協助不育夫婦的可行方法，其實你們現在是否有藍圖？究竟準備朝哪個方向解決這個問題呢？會否在公立醫院擴大免費治療，或者有否考慮研究修改法例，例如准許surrogate mothers(代母)呢？多謝司長。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第一，在人口推算方面，政府統計處一向以30年來劃分，這一定有其科學理由，在一個比較能夠預算的環境下，最多推算30年而不是50年，但如果要求一個十分官方的答覆，我可能要問一問統計處處長，然後再回答梁議員的提問。不過，我相信常人也知道，推算越是長遠，假設性和準確性仍然是一個疑問，所以，究竟再推算至2051年、2061年的那套數字，對我們現時制訂短、中、長期政策有何好處，也是成疑的。

我聽得不太清楚第二條題目，但我相信是否跟科技生育有關？

梁繼昌議員：低生育率，第一，我想知道政府會否準備進行比較科學化的研究，看看究竟香港夫婦不育率偏高，是否因為我們的環境、空氣或生活節奏等因素？會否進行這樣的研究呢？第二，關於幫助不育夫婦的可行方法的藍圖或方向如何？會否增加公立醫院這方面的治療服務？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第二方面，其實我們在文件之中，也有引述一個由香港家計會進行的研究，並且是最近進行、相當新的數據研

究。研究發現，已婚婦女的個人期望(即aspirations)是希望生育兩名孩子，甚至更多，但事實上，大家也看到，本地的生育率——剛才亦有議員掌握有關數字——儘管正在上升，由2003年低谷時的0.9上升至現時的超過1.2，甚至1.3，但實際上也沒有辦法多生育一個孩子，或有些根本想生育也沒有子女的，原因不外乎是大家都知道的，包括客觀環境、教養方面的困難、居住困難或責任感太大。關於這一套研究，如果梁議員有興趣，我可以會後提供一個網址，讓梁議員可以掌握。

究竟在協助生育、利用醫學科技方面，我們最終會做多少工夫，真的要聽聽社會的意見，因為這一定要佔用公共資源，如果我們把太多資源投放在這方面，恐怕會影響目前其他公營醫療系統中有很大大壓力的範疇。所以，就這方面，我們要聽意見，特別是一些專業人士，例如醫療界的意見。多謝主席。

梁繼昌議員：主席，我還有一個問題，便是司長會否考慮修改法例，容許香港出現surrogate mothers(代母)呢？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現在聽到這個意見，回去會再作研究。

主席：李卓人議員，下一位是陳婉嫻議員。

李卓人議員：多謝主席。我首先要讚賞司長，因為她包裝的藝術十分高，很美麗，的確包裝得很美麗，但可惜全部是假的，是"偽術"，可以看到人人也在笑，但只要看完內容，我怎樣也笑不出來，因為看完整份報告書後，會覺得是以商為本，是商界的"商"，不是以人為本，說出來好像很關注香港市民，但所有事情最後都是指向一點。你為何要這麼辛苦？輸入外勞便輸入外勞，包裝到是人口政策，以這方法來包裝輸入外勞。

當然司長你又會重複說一句："我們這份文件不是為輸入外勞鋪路"，但我聽過之後，其實我的結論就是為輸入外勞鋪路，因為你說"不是鋪路"之後，接着又說："但我們都會針對性地看看哪些行業要輸入外勞"，當中亦提到——我不明白甚麼原因——"要參考外傭措施來輸入外勞"、"更有效輸入外勞"。這其實是呼之欲出的，整件事你做這麼多，根本是想輸入外勞。

但是，你說的問題又是很真實的，但所有都沒有結論。有關香港的潛在勞動力，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少於五成，30歲至59歲可以出外工作但沒有工作的有52萬人；50歲至64歲的中年人有24萬人被退休；殘疾人士有36萬人，但只有4萬多人工作。這些數字是很驚人的，從中發現很多香港人是不能出外工作的，婦女也好，中年也好，為何他們不能出外工作呢？

你們又提及生育率低的問題。其實為何生育率低呢？大家均知道，政府實際上沒有任何措施鼓勵生育、鼓勵"家庭友善"，真的做到平衡。標準工時沒有，託兒服務沒有，提到"家庭友善"，只有說的份兒，然後你這份文件也是只有說的份兒，你只說鼓勵商界去做，但卻沒有實際的措施。如果你真的如此有誠意鼓勵人多生育孩子，真的是"家庭友善"，便應該增加假期，推動標準工時，增加多些託兒服務——剛才你很雀躍的那件事——為何你會雀躍，但政府整個架構卻沒有在香港、九龍、新界全力推動課餘託管。你們能做到的卻甚麼都不做，只是在此說"更有效輸入外勞"。

所以，我想問的是，其實你是否承認一點，整份文件沒有任何實際措施鼓勵女性生育，不過可能你會說——又是語言"偽"術——"我現時是在諮詢，希望大家提出意見"。坦白說，關於鼓勵生育，不用你進行諮詢，我們提出意見已很多年了。談標準工時已10多年，你們現在還要拖延3年。司長，有甚麼實際措施？是否真的會做？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恐怕我會重複我說過的話，李議員……

李卓人議員：……即是沒有實際措施，不如你說"我沒有實際措施"吧。

政務司司長：這份文件沒有開列實際措施，因為這份文件的目的，是以一種開放的態度，令社會可以聚焦討論一些其實相當重要但又好像未被完全重視的課題。但是，我們已在構思實際的措施，因為在人口政策中——特別是李議員關心的課託或再培訓或協助釋放婦女勞動力的工作——與扶貧委員會的工作有某一程度上的重疊。你會看到我們做這兩方面工作的取態

很不同。扶貧委員會以行動為主，所以我們沒有說要再諮詢，今天再站出來諮詢貧窮問題，我想又會被李議員揶揄我。那方面的資料，我們是知道的，但我們要知道得更深入，所以率先制訂貧窮線，然後希望做到為低收入在職家庭提供補貼，我們星期一亦會與扶貧委員會商討這項新計劃的內容應該如何，有些比較困難的地方應該怎樣處理，才能真的幫助到我們想幫助的人。所以，我們正在做一些實際措施，但這些措施並沒有包含在這份文件當中，因為這些措施除了配合人口政策外，亦有其他用途。

李卓人議員：司長，對不起，我要插言，因為時間問題。你沒有實際措施，但為何你在輸入外勞方面又說得如此實際呢？要"更有效輸入外勞"，然後說在不遏抑工資之下會針對性地輸入外勞，為何這方面你又有如此實際的措施呢？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不覺得那方面是很實際的，張局長可以回答。

主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我想強調一點，我們的字眼是"考慮是否以更有效的方法來補充勞動力"，我們是持一種開放態度，完全是在釋放本地勞動力、培訓、再培訓和開發本地勞動力等努力做完之後，如果我們覺得仍然有需要，便一定要客觀地看事實，是否考慮以一種更靈活的方法來補充勞動人口，是這樣的意思，不是單一只在說輸入外勞。李議員，這是一整項配套。

李卓人議員：多謝局長。你說全都做了，我聽到你說全都做了，但我可以肯定告訴你一點，我會認為你的工作永遠也做不完.....

主席：.....李卓人議員，你的時間到了。陳婉嫻議員，下一位是葉國謙議員。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想局長要收回有關一般性輸入外地勞工的優化措施。其實在優化背後，你基本上是為輸入外地勞工做

準備，例如現時的僱主說要輪候很久才聘到勞工，例如要聘請兩個本地勞工才聘請到一個外地勞工。我們的勞工界很害怕你在原有位置上退縮下來，輸入外地勞工。所以，坦白說，現時的"打工仔女"已經"紮馬"，如果你問工聯會最重要的是甚麼？便是反對輸入外地勞工，是很簡單的口號。我的同事即將在立法會會議上就這個主題提出議案辯論。

所以，局長說話要小心，不要說"優化"，每次說"優化"，我們便會覺得是退後一步了。你說優化所有措施，便等於退後一步，為輸入外地勞工做準備。

我要先提出一些數字，希望司長你不要被學者或我們看到政府背後的思考方法。周永新說你"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事實上，政府把東西放在這裏，坦白說，這是沒有錯的，討論了10多年，但政府也沒有處理。

現時的問題是，當我們的學者這樣說的時候，你看到了問題，但你有否把問題全面擺出來？讓我提述政府統計處的數字。根據統計處今年9月份的數據，香港職位空缺數目有77 000個——這份文件也指出了這點——而失業人數又有134 000，就業不足人數亦有57 000，加起來的數字就是20萬，再加上你說的婦女潛在勞動力50萬的一系列數字，換言之，社會上有很多勞動力。

我多舉一個例子，建築行業，你剛才說聘請工人很困難，你知否每個職位也有10個人搶？建築行業是10個人搶一個職位，這些數字完全是政府提出來的數字，你卻完全沒有提及，只說人力市場緊張，卻沒有提及背後的故事。我想問司長，面對這樣的數字，你究竟有否善用現有的勞動人口呢？此其一。

第二，這份文件已經指出，潛在勞動人口有240多萬之多，你怎樣處理、解決？如何把這羣潛在婦女人口的潛在困難全擺出來討論呢？實際上，過去10多年，工聯會或勞工界說了N那麼多意見，局長吸納了那個"社區保姆"計劃——這也是我提出來的名稱，他吸納了——但他做得不三不四，並非在處理問題。怎樣令到這些人出外工作呢？正如剛才譚耀宗議員所說，有些公務員也認為這是可以考慮的，司長說可能人們擔心，當退休人士工作的時候，那些下層的人怎樣升職呢？現時外面的"打工仔"已在想，你只要讓我工作，即使在職位上降低一點也不要緊。我仍未做研究，但我聽到個別一些行業的從業員說，他們都會出來工作，不會阻礙年輕人員的晉升。民間提出了很多意見，但政府有否考慮這些問題呢？

此外，我還想說，現時面對這麼多困難，司長，你也是一位"做得"的人 —— 人家說你"打得"，我覺得你是"做得" —— 否則你也不會背負這麼多工作在身上。可否設立一個跨越不同政府部門的機制，就現有的勞動力及潛在勞動力做跨部門的工作，吸納民間的專業人士，共同逐一處理；坦白說，單是釋放婦女勞動力的部分，我有N那麼多意見給你。這樣總比現時"齋talk"好。你"齋talk"完之後，這屆任期又完結了，接着不知何時才推行，真的聽到我們的耳朵也痕癢了.....

主席：陳婉嫻議員，如果你再繼續發言，不預留時間給司長答覆，這樣便真的是"齋talk"，連問連答只有5分鐘.....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只用了3分鐘多一點而已。我請司長回答我。我的數字很簡單，現有勞動力這麼多，潛在勞動力這麼多，司長怎樣面對這些問題？對於周永新提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意見，司長怎樣處理呢？主席，我就是想問這些。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多謝陳議員的提問。我們沒理由不做一些放在眼前的工作，而找一些很困難的工作來處理，所謂捨易取難。所以，即使我們的諮詢文件的鋪排，我剛才說了，我們都是先以盡量釋放香港本地的潛在勞動人力為首要工作。所以，在釋放30歲至59歲女性的潛在勞動力方面，沒錯，陳議員說得很對，以前在本議會及我們與社福機構的商量，都聽到一個意見，就是做好託兒，做好課託便可以，但我們真的有做。

我回應李卓人議員，不要說我們甚麼都沒有做。我們的課餘託管有校本和區本課託，亦有關愛基金。所以，事實上，我也感到少許迷惘，其實政府做了很多，數字上亦顯示有些空額尚未用盡，究竟有甚麼問題呢？我們都樂意與其他機構探討，所以昨天便參觀了其中一個做得相當成功的項目。所以，陳婉嫻議員可以放心，我們不需要再特別就釋放婦女的勞動力而成立跨部門小組。如果陳議員有特定的意見，我很歡迎她向我提出，我會在這裏積極跟進。

事實上，課託、託兒做得好，不但有助推動人口政策，對於我們扶貧工作亦是非常有效益的。多謝主席。

主席：葉國謙議員，下一位是潘兆平議員。

葉國謙議員：多謝主席。司長，早前我都曾經就人口政策的問題，在口頭質詢時問過司長，其實我是非常關心，我們怎樣才能有遠見地處理現時香港面對的人口壓力問題。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老年化或銀髮市場的問題，另一個是生育的問題。

剛才譚耀宗議員都提及到，以現時的退休年齡而言，客觀上形成了我們的受養率越來越高，這種情況形成社會一個很大的負擔。現時很多歐美或西方社會的國家，都會提供一些方式，讓60歲或65歲以上的人士繼續就業，因為隨着醫學昌明和發達，營養質素提升，這些人仍然很有活力，要他們等人供養，他們也不甘心。

事實上，在現有出生率低的情況下，我們缺乏勞動力，所以這個並非單純是受養率的問題，反而要說回頭，現時有很多研究，如何增加他們投入勞動市場的機會。投入市場，不是與年青人"搶飯碗"，並不是這樣的，反而是更進取，提供一些合適的工作或在市場上提供這些工作給他們。這方面有甚麼措施呢？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方面，是出生率的問題。司長也提及，現時的出生率稍為回升，到了1.2，但這個出生率遠比正常的出生率為低。因為長此下去，老年化問題便會出現。所以，如何鼓勵年青人多生育呢？要鼓勵便不能夠只尚空談，真的要有措施和宣傳攻勢。早前由於我們人口比較多，所以有"一個嬌，兩個妙，三個斷擔挑"的口號。這些又是深入民心，如何能夠更深入民心，能夠讓年青人有生育的意圖呢？

當然，他們有不同的問題，如果是中產或以上，他們不是有經濟問題，而是教育問題等。如果是基層人士，可能主要着重於實質養兒育女的負擔，這部分會否效法其他國家，譬如西方都有很多研究，對3歲以下幼兒提供幼兒津貼或奶粉津貼等，這些有否考慮，積極進取一點呢？多謝主席。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在延長工作壽命方面，正如我所說，香港的私營市場並無特別限制。但是，我們覺得，與我們在其他很多勞工問題方面一樣，香港政府作為最大僱主，可以發揮示範作用。所以，我們今次都要求公務員事務局認真檢討公務員的退休年齡，以及盡快提出一些措施，既可以延長他們的工作年紀，亦可以紓減其他年青公務員的憂慮。

在明年年初，公務員事務局完成工作後，我們會盡快諮詢有關的公務員團體，希望在這方面能夠發揮示範作用。但是，最終可能也要大家在社會價值觀上有些轉變。其實現時也在轉變，很多行業和店鋪都僱用了比較年長的人，大家亦知道，有些餐館是由一些年長的朋友提供服務。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需要整體社會，對於所謂年長究竟是甚麼狀況，年長的人如果還可以投入勞動市場，應該要鼓勵他們，也是受歡迎的。

在出生率的問題方面，我同意我們既可以做些宣傳的工作，亦可以做些實在的工作，尤其是葉國謙議員所指的實在的工作，比較聚焦針對基層家庭，這是更容易做得到的，即是爭議性較小的。如果你說是全民，總之生兒育女都可領取津貼，可能在運用公帑方面會有些避忌。但如果是針對一些低收入家庭，我剛才提及在扶貧工作中，正在研究的低收入在職家庭的補貼，我們會將兒童放在優先位置來考慮。多謝主席。

主席：潘兆平議員，下一位是易志明議員。

潘兆平議員：多謝主席。若政府的目的是想擴大輸入勞工，勞工界一定反對。不過，我現在就這份諮詢文件，有兩個問題想問司長。文件第2.12段提到適齡的新來港人士，只有48%從事經濟活動。

我想問政府，有否按地區、年齡組別、學歷及家庭狀況，分析新來港人士就業意欲偏低的具體原因，從而對他們提供一些援助，可以釋放這些勞動力？這是第一項問題。

第二，我也同意這份諮詢文件的第3章，關於提升本地培育人才的質素，提到重新確立職業教育的價值。由於以往偏重學術課程，政府會否全面檢討副學士制度，以免大專院校不斷擴大副學士課程，從而紓緩本港勞動力錯配的情況呢？謝謝。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回答第一項問題，然後請吳局長談談我們在職業教育方面的看法。

在新來港定居人士方面，大家看到從事經濟活動或就業率，好像相對於整體人口較低。剛才黎局長已說過，很多新來港人士都是本地居民的配偶或子女，所以他們面對同樣的問題，如果一個配偶，特別是婦女來港，她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30歲至59歲的女性，我們如何可以在託兒及課託方面做得好，令這些婦女，無論是本地或新來港定居的婦女，都有能力投入勞動市場？所以我相信我們現時正在考慮加強託兒及課託的工作，應該同樣可以適用於這些新來港人士。因為她們大部分都是本港永久居民或本港男士的配偶，所以這方面的工作應該無分是新來港還是本土永久性居民，都應該受惠於我們聚焦於釋放婦女勞動力的配套措施。

請吳局長。

主席：教育局局長。

教育局局長：職業教育方面最近的發展有很多新的角度。我們都了解到，共識就是職業教育要從新思維、新方向來推動。

主席，我想從兩點來說。第一，職業教育的環境及職業教育的方向。在職業教育的方向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教育不是純粹是為了入大學，還有其他方面的發展，根據個人能力、多元智能，做一個配套，這個做法已經沿用多年。在新高中當中，除了一些主要文法科目外，我們有37個應用學科，目的是要加強這方面的學習。在職業教育方面，許多時的意見是，不要告訴學生，因為學生做不到其他工作，所以才要修讀職業教育，這是很重要的社會價值觀。我們在新高中已經開始做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他們不會停留在修畢高中的階段，或有機會修讀大學或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等。重要的是，職業教育要與其他專業的行業或團體接觸聯絡。所以，我們亦配合資歷架構的措施，與業界一起做。不單是就業，而是業界的支援令他們有職業的發展，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希望多些獎學金和其他鼓勵，讓他們可以有更多點經歷和接觸，甚至乎其他行業或其他地區，也有機會涉獵。這是整個職業教育的基礎部分。

另外一點，在副學士課程方面，其實在這數年不斷推動，亦了解到，在自資的部分，自資團體設有委員會檢視這方面的工作，會在有確切需要和有前途的情況下才開辦，也開始考慮跟資歷架構掛鈎。重要的是，有了資歷架構，這數方面也可以兼顧。多謝主席。

主席：易志明議員，下一位是胡志偉議員。

易志明議員：多謝主席。我第一個想問司長的問題是，根據文件所述，你們會做4個月的諮詢。在4個月諮詢後，大致上何時會有一些資料再整合出來，何時會有機會實現一些措施呢？為何我會這樣問呢？因為我每星期也接觸自己業界不同行業的人，每個人看見我均在說同一件事。易議員，你可否幫忙，我們現在請不到人，尤其是物流、運輸、海上作業、職業司機，這數個範疇，完全請不到人。

剛才司長也提過，我們也要修訂有關領港員的條例，把年齡限制由65歲放寬至68歲。剛才"爛姐"提出了很多數據，但是現實告訴我們，我們現在就是請不到人。現在我們常常開玩笑說：你隨便在街上揀選3個駕駛綠巴的車長，加起來一定超過200歲。的士司機，全部五、六十歲；從事海上作業的朋友，又是全部五、六十歲。有些工種，年青人是不會做的。

所以，剛才教育局局長所說的職志教育或職業先導的計劃，我覺得在香港完全有需要，不但要增加一些所謂UGC的學位，我覺得兩方面都要兼顧。所以，我們現在面對的是燃眉之急。即是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何時可以做到一些事呢？

在未有長遠計劃之前，我希望現有的所謂輸入人才計劃也好，展翅青見計劃也好，在審批上，我希望相關的局或署，均可以放寬一點處理。我已經跟張建宗局長個別說過，關於船長練習生的培訓計劃，勞工處竟然不批准。我們要輸入專才，就是要聘請在大連航海大學、海事大學的畢業生來香港。政府剛才說撥款1億元加強培訓，香港現時沒有足夠人才，但入境事務處又不批准。業界經常找我做這些事。我想聽聽局長你們的看法。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在4個月的諮詢期完結後，當然我們會按着我們收集到的意見，制訂一些政策。但是，或許有一些政策措施，特別是沒有爭議性的，譬如加強高等院校培育人才，或加強我們的課託服務，亦未必一定要等4個月諮詢期完結後才做。但是，針對易議員關心的輸入勞工問題，恐怕我就會歸納為真的屬於很有爭議性。如果我們在4個月諮詢期之前已作大動作的改動，我肯定會被批評為"偷步"。所以，這個工作有一定的難度。不過，易議員提到在現有機制和計劃下可以如何滿足業界的訴求，我想張局長很關心這問題。請張局長回答。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多謝易議員，我們一定會在現有機制下盡量靈活處理，特別是展翅青見就業計劃，全部都可以有多些人入職。我已收到你的信件，一定會跟進有關船長訓練的事宜，我會盡快給予你答覆，希望有一個正面的答覆。多謝。

主席：最後一位是胡志偉議員。

胡志偉議員：多謝主席。剛才很多同事都提到人口政策中許多相關的問題。不過，我有一點想跟司長探討一下，因為我看見整份文件，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假設，而沒有機會在社會討論的，就是我們假設在未來的日子當中，我們每年的平均經濟增長是4%。用這個作為基準來考慮，究竟我們社會的人口政策應該如何能夠達至這個目標？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誤。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是沒有回答的。

我看見日本在90年代，可能經濟爆破，但其實他們面對同樣的問題，便是人口老化的問題。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其實他們選擇了比較緩慢的經濟增長速度。這個決定的過程，其實沒有令日本當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某程度上，今天我們許多時碰到一些問題，便是大家都在說，究竟香港是否應該不斷以這速度向上發展呢？但是，這個部分我覺得未見有討論，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假設，如果這是有基準的話，其實司長你可否提供一些資訊，便是要達至4%的年均經濟增長，所需要配合的人口規模是怎樣一回事呢？因為我們說的其他人口政策，其實都

是老生常談，都是必須做的事，正如司長所說，改善教育，改善託兒服務，均是有需要的。但是，如果這個基礎不能解決的話，便會令整個討論失去焦點。所以，我希望司長可以看看，我有否看錯，你整個討論基礎是來自經濟年均增長4%。這個數字的因由，當然是以往的平均增長率，但在未來的日子中，是否都是政府的基本經濟目標？多謝主席。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首先在這份文件中，我們並沒有採用剛才胡議員所說的，在推算期內希望達到4%的經濟增長。4%這數字的出現，是因為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香港的平均經濟增長也達至4%。4%再細分，大概1%來自勞動人口的增長，3%來自生產力促進的增長，所以我們很擔心，當勞動人口的人數在2018年開始向下時，我們便沒有人口的紅利，還不止於此，可能出現負增長，屆時生產力要大幅提高才能抵銷勞動人口的減少，因而出現負增長的情況。

香港的經濟不是計劃經濟，所以儘管在財政司司長的預算案中所謂的中期預測內，他也會做一個假設，即是在中期預測中假設我們的本地經濟增長是多少，假設我們本地的通脹率是多少，從而做所謂的中期預測，但這也不是指標性的。所以，總的來說，我們沒有經濟增長的指標，更不會說要盡用所有力量，包括透過調校人口政策，以達至這個經濟目標。

胡志偉議員：主席，請司長闡述多一點。當然我們明白，設立人口上限是不應該亦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司長會否告訴我們，雖然司長你沒有提及經濟指標的問題，但可否例如用10年期為一個站點看看，如要達至某一些經濟水平的話，人口規模要達到怎樣的狀態才可以做到呢？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願意回去跟經濟顧問研究，但恐怕都是充滿一系列的假設，才能夠做到這個預測，因為我們要知道人口的組成，但同樣要知道人口的質素，好像剛才湯家驊議員所說，除了量之外，還要講求質素。人口的質素好，如配合經濟多元化而需要這些高質素的人口，我們便可以提升香港的經濟能力。

所以，這個推算工作不容易做，不過，我願意回去研究一下。
多謝主席。

胡志偉議員：主席，其實我只是想再補充多一點。司長，我很高興你會回去研究，因為我覺得不同的經濟增長的規模，對你整體考慮有頗重要的變化，我覺得對公眾的討論是重要的，如果有一個不同的參考基準，譬如4%的增長會如何，3%的增長又會怎樣，對討論是有所裨益的。多謝主席。

主席：今天很多謝司長、3位局長及官員出席內務委員會今天的特別會議，解答議員就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提出的問題。今天共有20位議員能夠提問，輪候發問而沒有機會提問的議員有13位。雖然會議時間延長了30分鐘，但很抱歉，這些議員未能提問。

多謝各位出席，會議現在結束。

(會議於下午4時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3年12月4日